





日麗雲飯店。開幕  
新紀全。台熱燕菜  
菜。樣樣其齊全  
價廉物美。一律  
歡迎。請來試一鑒  
定。於元旦同堂歡迎  
來賓。夜堂茶筵各種  
麵食  
同室街青連店舊址  
便是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有威有國美遠十九  
 聯合打一帶現已出  
 有月價四角利銀價  
 有星期銀三角外  
 與現代價外加寄費  
 五仙對目現後  
 戰船開 馬張寄  
 失禁河 還玉開  
 報 斬首 還張學  
 良 馬橋 跳舞廟  
 胡蝶跳舞 和日  
 本 拉國出洋 學  
 良過關 生瘡上處  
 花免錢 文藝街  
 哭廟 捐款 郭  
 劉雨軍大戰戰河  
 成都租界開槍

減價啟事

配花貂金瓶施巧計  
返故鄉鄭鼎開杭州

却說鄭鼎。在寶島上結婚。金瓶接信之後。深恐有誤。來真正與高衙內。却是花柳公孫。穿黃金軟鎗。外套銀絲織五彩繡花袍。披了鐵鎗裘。走過鐵船。約金瓶同行。金瓶急忙阻止說道。姐姐請暫緩一時。小妹已派人上島。探聽消息。且俟回報後。再行定決。以免誤中圈套。花柳公孫。所難者不具上山。現在他請我上去。只要進了關口。縱然見計。妹亦不懼。說着踏步出鎗。金瓶阻擋不住。見她已登岸。只覺隨處都是鐵船。代了十員猛將。五百精兵。排擁上山。儘見彩旗飄揚。關門未開。行至山半。忽見關內絕塵。花柳一眼有見附馬。正是鄭鼎。側旁一個女子。絕馬頭。張口大笑。金瓶見狀。知是鄭女。於是實賽公主。不許暗喝。張口大笑。金瓶見狀。知是鄭女。於是實賽公主。不許彼此離通。向。待女代過馬匹。四人皆騎馬。置酒歡會。原沐鄭鼎。知道金瓶已來。接。寶信。未必有來。故此下山。親身迎接。席間金瓶叙述花柳死情形。鄭鼎聽了。理不勝慨。四。開晚一會。小霞也要隨同一路。到天朝一行。即商議停妥。決定明日。小霞侍女改換行裝。并向母親稟明。島中軍務大事。交與舅父王猛代理。又召水陸各將。囑咐一番。諸將齊備。選了八十名隨身侍女。其過後。更起身回船。高衙內着賀喜。重設筵宴。犒賞。次日晨早開舟。金瓶兵將。齊列岸邊送行。鼓樂聲喧。送出海天峽。方才回島。鄭鼎夫妻四人。圍坐中艙。促膝谈心。命人推開船窗。觀。海景。十分歡暢。沿途無話。這日黃昏。已抵海岸。船進進泊某報。即海關進口。海關盤查甚嚴。往往依舊留難。需索賄銀。請附長定案。鄭鼎雖。既如此。暫行停泊。明晨駛進海口。硬闖過關。倘若海關盤查。下鋪落。運時天上。忽然陰雲四起。狂風大作。海水吹作幾十丈高。猶如沸海翻浪一般。景色絕佳。夫妻四人。俱在寶前觀看。忽聞人聲喧嘩。說海面現出大龜。四人急步。款。果見一龐大龜。半身浮在水面。伸頭昂頭。粗看黃極

兩眼金光閃爍。齊峯突出。約寬五丈。衆人見此大窟。莫不稱奇。正看間。又從水底冒出一個妖怪。藍面紅髮。蓬頭赤身。腰圍虎皮。伸出巨掌。意欲捉龍。忽然一聲霹靂。大窟入水不見。妖怪舉目四望。鄭鼎一見大驚。就跑到沙灘的。那個怪物。知道他的利害。見他望着自己。只當是漢上船來。猛然想起昔年聖母揭語。急忙取弓在手。搭上穿雲箭。照定左眼射去。怪物大叫一聲。翻身就跑。鄭鼎見他跑了。心才放下。後來三次相遇。才知道不是妖怪。看官你知道是誰。原來乃是蘇爾旦。因舊臣杞謀位。聯合四十八國。以作外援。後因蘇爾旦降服獸獸。形似麒麟。米勝獻計。盧杞出班奏君。說天降麒麟。乃國家莫大祥瑞。外邦不敢自私。特貢獻入朝。德宗大喜。盧杞保奏黎元忠。到海關接貢。其實借此。試殺德宗。遂過於獸。明知天子無嗣。文武俱係黨羽。自然就受神雞基。黎元忠到海關接貢。路過武功山。被鄭鼎傷下產虎肉翅。抬到岳州醫治。黎元忠趕到海關。等候半月。毫無影響。繼續接報。說是海船向來造孽。連帶數月。方能起貢。黎元忠念着兒子傷勢。無心久待。便告知盧杞。查明原因。自己回到岳州。守着查虎傷愈。才一同回朝。德宗將接貢經過奏明之後。德宗總見。人在肉翅。很奇異。立時宣召產虎上殿。德宗親地封封號。小尖嘴。給賜似龍國趙王李玄霸的容貌。又展視肉翅。命令雲殿飛行。果然是真。龍心大悅。即日紫光閣賜宴。父子謝恩入席。從此之後。不時隨皇上朝。一月元忠陪德宗在觀寶殿下棋。查虎隨伺在側。忽然中樞折剛一發。查虎就使展翼肉翅。騰空飛起。用手托欄。因此救駕有功。封封號天將軍。連賜中軍器。命其到武庫。自行挑選。查虎便選北軍趙王的披掛。及一對唐鐵鎗。這兩件皆係鎮庫之寶。自李元霸打敗十八家反王。聞雷歸天過後。只剩下甲鐵代同長安。高祖便命入庫。作鎮庫之寶。查虎披起趙王鎧長短合體。提着趙王鎗。重鎗手不由大喜。自從得鎗封官以後。真是花廳裏人。威震朝。某時長城邊。遇着更猖獗。山莊關總領告急。黎查虎請命出兵。在御營選了三千騎兵。律黃衣黃帽。三千騎兵。亦盡挑黃毛大馬。旗也是黃色。旗上繪畫飛虎所有三千騎兵。俱是精強力壯。各執披鎗大斧。號為飛虎兵。到了關外。只殺得各蠻夷風雨而逃。三歲小兒。聽說飛虎兵來了。不敢啼哭。

周翁談鬼

嘗見寶來備明  
有殊色百計誘之婦爲  
所惑去竟與私焉久而  
其夫偵知忿不可遏  
揭其醜痛執之婦羞  
憤仁壽聞自縊死寶來  
傷素愛重其妻恐禍不  
自勝亦抑藥自殺

幸卓立、耗盡心力、薄  
 創基業、故生平力崇儉  
 樸、每見時俗之於喪  
 禮、競尚奢華、殊失古  
 制、心竊非之、孔子不云  
 乎、喪具稱家、稱家  
 謂吾家人遠古訓、戒鋪  
 張、以哀爲主足矣、又  
 余畢生經商、與人往來  
 手續繁瑣、所有單據

落陷，均被擄於一小館中，置某處，家人不知也，最爲重要，應請青親友，公同啓視清理，以免累人累已，俱公趙悲，爲轉告兄曾知之，徐辭曰，吾與君素素不相識，今幽閉異路，言之不慚，以收信，且招世人駭怪，竊以爲不

可，虎驟躍起身還去，  
一夕史又夢到事所托  
翁作色曰：吾當時已  
辭之，君何不辭也，君  
無不昧，辦法多端，卽  
托夢兆於家人親友可憫  
，何苦吾獨我爲，史聞  
之，快亡而退。越日，  
有鹽商周某至，問他事  
，傍有人曰：此史君好

友也，奮頓道謝，乃悉爲周言之，曰：死者之言，固如是也。其家信否，任之而已。周復問告其家，果於某處得此箱，封鎖甚固，發而視之，要件悉在，各送銀錢往來，賴以爲生，一時相傳以爲異聞也。

飛快

又聞兩處匪徒暴行，生前與黨爭死之次，生方於室內爲人畫符，水，史忽至，懷劍潛伏，日，余晚雖奉佛，然豈淺諫深，未盡翻脫，仍不覺六趣之苦，夫復何言，惟降世太促，家務瑣事，未及一言，實爲憾事，余親家乘素。

水妹有個不平，聽之者，  
，今夕乃是五月初五，  
上裏夜裏，便得過休  
美，要急相急不出，又  
四野無聲，二人催盧丁  
怎會有人靜過他走到樹  
燈降上幾個紅字，彷彿  
雲時間已到林外，  
那時遲，那時快，那  
裏去，那人這一驚，  
臨，不動也不動，還

如此時中晚素一人既  
一，二更左右，便月上  
時候了，不知吾姊意下  
想月娘說得有理，只轉  
多時，只見半日以外，  
以外，停睛注視不多片  
風裏尋蹤，其餘雖不  
絕不留立，冰娘匆匆而  
行未幾，冰娘已跳牆而  
向小可，四顧見利本子  
娘已調，冰娘把實劍架

山那時滿地光明，我與他  
何，冰爐心中，恨不儘  
了馬，在路上旁兩樹樹  
遠地有人提燈而來，舉  
到，派人已同相去果  
定。冰姑娘託異，  
冰姑娘正在切，就見  
後，拔出寶劍揪住佳人的  
使用揮拳對敵，冰姑娘

在那人頭上才一擡手

快，不如且在路旁休息，即可放馬前行，只須參加步併作一步，怎奈天不從人稍息，於是黃昏將過，如飛，冰娘心想，這時前路之手中提著鐵絲，方真不是那賊船上的水手麼？他在山上遇見的根隨，厲聲喝道：你往那邊上！——該，那人即風塵